



于 人 改 編

情 探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0801
080



戲曲故事

情探

于 人 改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根據“焚香記”和同名川劇改編，寫王魁負桂英的故事。王魁在未中狀元以前，流落萊陽，為桂英所救。兩人互相愛戀，結為夫婦，立誓同生共死。不想王魁中了狀元以後，就忘恩負義拋棄桂英。桂英受了這個重大刺激，到死也要向王魁報仇，王魁終於受驚而死。

戲曲故事

情 探

于 人改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大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0336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—5/18 字數：45,000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60,000

定價：0.21元

1A9/9 23

前 記

王魁負桂英是我國的民間傳說，各種戲曲都有。這是一個封建社會的悲劇，它描寫妓女敎桂英不受金壘財勢的誘逼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，寧可嫁給落魄的王魁；但王魁一朝爬上統治階級地位之後，就忘了根本，休棄了桂英。通過這個故事，不但揭露了舊社會對一個善良婦女的迫害，和封建統治階級人物的喪心無恥，而且暴露了封建社會及其制度的不合理。傳說中敎桂英作為女魂出現，是帶着被壓迫者的強烈復仇願望的。改編正是依據了這種精神。

這個故事，是根據明人王玉峯“焚香記”和川劇“情探”的情節改編的。川劇“情探”有一優點，即敎桂英雖系女魂，但毫無恐怖色彩，相反還帶有豐厚的人情味，這樣就愈益顯示出王魁的負義可憎。

定價：0.21 元

目 次

一	招賢店	1
二	火坑里的生活	8
三	凍倒在風雪里	14
四	感激得流下淚來	21
五	她是个女中豪傑	25
六	熱情豪爽的小紅	30
七	喜筵	42
八	效驗的藥方	46
九	海神庙	53
一〇	入贅豪門	57
一一	血淚的控訴	67
一二	情探	73

一 招賢店

这个故事發生在古時山东萊陽。

萊陽东边臨着渤海，原屬登州府，是个山明水秀、人物繁華的地方。萊陽还盛產果子，我們每年吃的甜嫩多汁的“萊陽梨”，就出產在这兒了。

如今且不說这些閑話，只說萊陽城西街上有家小客棧，名叫“招賢店”，店里住着一个單身客人，姓王名魁，号俊民。他本來是濟寧府的秀才，这年春天上京考試，不想落了第，要回濟寧，又怕親友見笑；因此來到萊陽訪朋友，要想尋个棲身的地方，等到下一科再去赴考。沒想到朋友不曾找着，倒把盤費花光，就这样流落在萊陽了。

这王魁父母死得早，自己又沒妻室，因此虽是在外面常年作客，也不怎的想家；倒是坐吃山空，感到度日艰难。客店里他已欠了三个月房飯錢，店主人每天來囉唆，不肯为他開飯，还要逼他搬走。他隨身帶的几張書画，早就賣來吃了，連兩件上色衣服也送進了當舖。這時又恰逢着歲暮天寒，殘年將尽，那当旅客的淒涼滋味，不免又增添了几分。

这一天，北風怒号，天色陰沉沉的，眼看就要下雪。王魁在后樓小房里，他生不起火盆，擋不住那寒氣，只得走上床去，把条棉被纏在身上，拿了本前科闈墨來看，一心要揣摩那文章中选的訣竅。不巧樓下响起了迎年鑼鼓，“咚咚噲，咚咚噲”，敲得王魁心煩，再也看不下去。他一个人正在焦躁，偏偏店主人又走上樓來。

店主人的臉色也像天色一样，陰沉沉的，像蒙了一層霜。他看見王魁拥着被坐在床上，鼻孔里冷笑一声，故意挖苦說：

“啊呀，驚動！驚動！王相公還沒起床？”

王魁說：“天冷，我是起床又上床。”

店主人看了一眼棉被，自語說：“怪不得前兒洗被單，看見棉花絮扯破了几个窟窿，原來拿它当披風穿！我說么，破得这么快！”說着，一屁股在机凳上坐下來，問王魁：“我來問問王相公，几時高升？”

王魁走下床來說：“老爹，你是叫我搬家？你看年尽無日的，哪里去尋房子，就是要搬，也要等來春嘛。”

店主人把手一伸說：“那么，拿來！”

王魁說：“什么？”

店主人說：“房租飯錢呀！”

王魁說：“老爹放心，少不了你的，我只要訪到了朋友，就一總算还。”

店主人說：“你們讀子曰的，不曉得柴米的貴，你一天三

頓清水白米飯，可是要花銀子買的啊！沒錢，就請高升一步，這筆賬，我權當飄了！”

王魁說：“老爹，我也是一時時運不濟，才落魄到這步田地；若是我今生有這個命，下一科高中了，我願加十倍酬答老爹高情。”

店主人閉目搖頭說：“我們買賣人，只曉得將本求利，你就為官為宦，我也不來眼紅。今天我只要錢，你說沒錢嗎，朝下巴底下看嘛。”

王魁低頭一看身上說：“你叫我脫衣服？不瞞老爹說，我過冬的皮袍都脫去當了，如今只留得這件藍衫，這可是十載寒窗換來的啊！再要去當，就連功名也當掉了哩！”說着，一陣寒風從窗紙破縫里灌進來，他這件藍衫本來單薄，禦不得寒，被風一吹，就縮着肩瑟瑟發起抖來。

店主人一見，微微軟了心，說：“王相公，不是我來逼你，柴米油鹽，門戶開銷，樣樣要錢，你總得想個法子啊！終不成抱着肩膀打戰過日子。我老漢有個主意，雖說不是常法，火燒眉毛，只顧眼下，不知你肯干不肯干？”

王魁說：“有什麼好主意？總求老爹指教。”

店主人說：“王相公，目今已是大年下，再過兩天就要送灶了。我平常見你寫得一手好字，又會畫筆畫兒，你何不寫些春聯，畫些窗心去賣？我們這裡東城有個鳴珂巷，這一帶有不少歌台舞榭、茶樓酒館，最是繁華不過。你若是去那里擺個書畫攤子，賣了錢，不說每天的開銷有了着落，就是贖

取冬衣，暖暖和和你的身体，过个新年，也有指望了。”

王魁一听，欣然說：“賣字画，原是我們的本行嘛，既然老爹指引我这条道路，我明天就去。”

店主人見他肯去，才有點和顏悅色了，站起來說：“好吧，你肯去，掙得一文是一文。我如今吩咐伙計与你開飯，吃飽了，你就寫画起來。王相公，年青人總要巴結上進啊！在家里孵着成什么样兒？不是我老漢誇口，我像你这个年紀時，少說點，五省都跑遍了哩。”又嘮叨了一陣，才拖着鞋子下樓去了。

王魁望着他的背影說：“这老东西也說得不錯，賣字画也不辱沒了斯文，只是手頭連買紙張顏料的錢都沒有，怎么能動筆呢？”正在作難，忽然聽見隔壁房里搖得卦筒响。他一听这声音，就知道算命的張鉄嘴還沒上街。在“招賢店”的这些个旅客里面，他和張鉄嘴还談得來。他想：我何不过去和他商量商量呢？就拉上房門，走到隔壁房里去。

張鉄嘴正伏在桌上卜卦，手里拿着个鉄筒，叮叮嚕嚕搖了一会，从鉄筒內傾出兩個光亮的銅錢來，在桌面上滴溜溜地轉。面前还攤開一本“文王神課”，預備查对卦文。

王魁走進門說：“張兄還沒出門擺攤？”

張鉄嘴放下卦筒，笑嘻嘻迎着他說：“王相公起身早！我剛才卜了一課，今天出門不利。你不見么？这么大冷天，还有誰逛城隍庙？就是去擺攤，也沒主顧，与其去喝西北風，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。这也叫‘達人知命’哩！哈哈……”

王魁說：“張兄有意取笑。其实你的卦是最灵的。”

張鉄嘴讓他在床上坐了，把兩個銅錢“鏗”的一声丟進卦筒說：“我們看相算命，不过逢人說些范丹怎样貧窮，石崇怎样豪富，其实也不完全信得。只是有時偶然觸机，說中了几分，人家就管我叫‘鉄嘴’，說來也慚愧煞人！”

王魁嘆气說：“富貴窮通，想必也是有准的。”

張鉄嘴說：“这叫做信之則灵，認真推究不得。王相公，看你的相貌，听你的談吐，我这张‘鉄嘴’敢說，你必不是久困風塵的人。橫豎今天沒事，等我仔細來給你看个相好么？”

王魁搖手說：“張兄，我潦倒得这个样子，还看的什么相喲！就是你幸而言中，我有發跡的一天，只是那未來的事，也救不得我眼前的飢寒。我來找你，倒是有件事要求你哩！”他就把店主人劝他賣字画、自己缺少資本的話，对張鉄嘴說了一遍。

張鉄嘴一听，拍腰說：“小事！你早就該說呀。賣春联、窗心，倒正是時節。这么吧，我賣卦積攢了三百文錢，如今你拿一半去，買紙張——銀硃紙、玉版宣；買顏料——花青、藤黃、野雞紅；每样都買些，舞弄起來，明兒就好發个利市了。”說着，開了竹箱，取出一小串錢來，數了一百五十文給王魁。

王魁接了錢，着實感激說：“你真是我的患難之交啊！我賣了錢立刻奉還。如今我就上街買紙張去。”

張鉄嘴說：“四海之內皆朋友嘛！你拿去就是，还什么？

……你莫忙走，我看你身上穿得这样單薄，怎好上街？我这里有一件短棉襖，你如果不嫌髒，就穿上擋擋寒吧！”說着，从枕头下面扯出一件青布短襖來，叫王魁穿。

王魁說：“你不穿？”

張鉄嘴說：“我在家里嘛，不要緊，外面風大，你快穿上吧。”

王魁道了謝，接过短襖，因怕失了秀才体面，把來穿在長衫內面，然后揣了錢，出街去了。

不消半天工夫，把应用的东西都採办齐了，王魁捧回店里，当天午飯后，就動手寫春联，“國恩家慶，人壽年丰”啦，“爆竹一声除舊歲，桃符万家迎新春”啦，……一个下午，倒寫了三、四十副。另外又裁了宣紙，寫了几副詩联。晚上，點起灯來，趕画窗心；画些漁、樵、耕、讀啦，梅、蘭、竹、菊啦，画到半夜，也有了二、三十幅。自己看看，虽是粗糙些，糊窗子總还使得，就停了工，吹灯睡了。

第二天是个大晴天，風稍小些，王魁一早起來，先把青布襖送还了張鉄嘴，順便請他來觀賞自己的書画。張鉄嘴走進他房里，只見地下、床上擺滿了鮮紅的春联，还有五顏六色的窗心紙。鉄嘴逐一看了一回，點頭稱贊說：

“王相公，这書画上头，我虽說一竅不通，可是只要看你的字寫得黑大圓光，几筆梅花也画得挺有精神，就知你是个定会飛黃騰達的人。我这‘鉄嘴’包管要应驗哩！哈哈……”

王魁說：“張兄又來取笑！這早晚也好出門了。”

當時，把字畫收卷了，用考籃盛着。張鉄嘴也要出門，就帶了算命卜卦的包袱，和王魁一同走出店門。兩人走到街口，先尋個茶店坐了，泡了一壺茶，又買了几文錢的炊餅、棗糕，勉強吃了一飽，然後走到鳴珂巷來。

這鳴珂巷一帶果然是個繁華的地方，有不少茶樓酒館，平時遊人眾多。巷口有個梨仙祠，廟門前很是空曠，擺了不少地攤。他們兩個走到巷口，張鉄嘴幫王魁相度地勢，就選定梨仙祠廟門外，把字畫春聯都在廟牆上張貼了。他又去鄰近炒貨店借了條白木板凳來，叫王魁坐了，說：

“這裡有個照壁，可以避避風。你若是坐得足冷了，就起來來回走走，天晚收攤，我來接你。”叮嚀了一回，他到城隍廟擺攤去了。

王魁來得早些，廟門前還沒啥遊人，挨到中午，人才漸漸多起來，一到午飯後，那遊客就更多了。他這書畫攤頭，也圍了不少的看客，有說“字寫得端正好看”的，有說“漁樵耕讀畫得有趣”的。可惜買的人卻不多，賣了一下午，通共賣出了三副春聯，兩張窗心，還不够一天的飯錢。看看天色漸晚，那空地上的一點太陽光，也越來越暗淡了，天又刮起風來，遊人也漸漸稀少。

王魁坐不住，只得站立起來，把兩隻手抱了肩頭，在寒風里索索戰抖，一面頓着雙足取暖。

正這時，鳴珂巷里推出一輛華麗的車子來，車內坐了

个盛裝的女子，后面跟着个中年媽媽，一手拿着毡包，一手提着个紅紗灯籠，却还没有點燭。車子走过梨仙祠，車内女子忽然揭起紗帘，注目看那牆上的字画，又对王魁看了一眼，直到車子推远了，才慢慢放下窗帘。

王魁沒把車中人看清楚，只看見她头上的珠翠，一閃一閃的發亮。他看了也沒留意，正在階沿石上頓着足，口里唏呀噓的叫冷，只見張鉄嘴远远走來，腋下挾着包袱，手头提了一方肉，一把大葱，老远就叫起來說：

“王相公生意不錯？天都快黑了，快收了攤子，咱們上飯鋪吃杯酒去！”

王魁一看見他，登時身上就暖和了不少哩。

二 火坑里的生活

再說剛才那輛車子出了巷口，吱嚶嚶地向东城推來。

讀者看了要問：車上坐的那个女子是誰呢？

說起來她却不是尋常人家的女兒。她姓敷，名叫桂英，是鳴珂巷謝家勾欄的一个妓女。因为她生得美貌，吹彈歌舞，沒一样不会，所以在本地很有名气。这天是本城富豪金員外在滿春園擺酒，替一个姓白的鎮台送行，特地招她去侍宴的。

車子推到滿春園門口，那个中年媽媽走前兩步，揭起車帘，扶着敷桂英下了車，早有金員外的一羣家人接着。那为

头的一个人，名叫金老八，戴一頂遮風暖帽，穿一套羊皮外褂，看見桂英到來，連忙向前招呼說：

“啊呀，桂英姑娘來了！員外同白老爺在暖芳閣等着呢。這麼大冷天，快請進去，莫要被風吹着！”

桂英笑着對他點點頭，帶了跟隨的媽媽，由他引着走進園去。

這滿春園是金壘家的花園，這園子原來就不小，近年金壘又買了鄰舍的地，修建得更大了。園里又新起了一座樓房，油漆還沒全干。有几处新堆砌的石山，還露出一道一道的石灰痕跡。園里種着百十樹蠟梅，這時有一半開了花。蠟梅樹上吊着各色彩燈，紅紅綠綠的，十分耀眼。桂英才走到暖芳閣外，就聽到一陣哄笑聲，還飄來一陣陣熱騰騰的酒味。

金老八搶前一步，打起門帘，桂英一欠身走了進去，只見閣內點着明晃晃的燈燭，地下燒着暖融融的炭盆，正中擺着筵席。金員外正等得不耐哩，一眼望見桂英進來，笑得縫了一雙小眼睛，張開那又厚又大的嘴唇，半天才叫出聲來說：

“桂姐來了！哈哈……快過來，見見白鎮台，……”又指着首席上那個矮小面黑的貴人說：“這就是白大人，天把內白大人就要進京見皇帝，做鎮守七省的官。咱們過這太平日子，都是托白大人的福。桂姐，你要好生敬大人几杯呵！”說着，又拿象牙筷指着桂英對白鎮台說：“這是咱們這

里的名花，通登州府的樂戶，才色數她第一，少停你听她唱唱，比李嬌兒高多哩！”

白鎮台慢抬眼皮，看了桂英一眼，看見她長得眉目秀朗，体态柔美，臉上施了不多一點脂粉，却顯得自然嫵媚。身上本來披了件大紅披風，進門后脫去披風，顯出蔚藍色銀灰鼠皮襖，百褶綉花裙。走到人面前，端端整整的，一點兒不顯輕狂，那身份樣兒，簡直就像个貴家千金呢。白鎮台看了一回，轉過臉來，笑對金壘說：

“壘公，不是我說大話，这里頭我也見得多了，像她這身份，就是在京里頭也少見哩！”

金壘大張了口，听他这样誇贊，哈哈大笑說：“大人既然賞識，就該多喝几杯。”就叫桂英敬酒。

桂英遞了酒，白鎮台接杯在手，目不轉睛盯着她問：

“你貴姓？”

桂英說：“姓敦。”

白鎮台輕浮地說：“姓得好！姓得好！姓膠，常言說似漆如膠，怪不得这么粘人！哈哈……哈……”一面笑，一面仰着脖子把杯酒咕嘟咕嘟喝了，把杯子一照，抿着嘴呷了声“干！”

接着，一連干了三杯酒。金壘說：

“桂姐，白大人轉眼就要高升，你唱个……什么‘卸甲封王’，再唱个‘喜榮歸’，討个好兆頭。”

桂英說：“今天我師父病了，沒跟了來，沒人彈琵琶，唱